

小犀牛校园青春小说系列

幻影

代士晓◎著

神秘、奇异的校园新魔幻小说

 明天出版社



小犀牛校园青春小说系列



幻影

HUANYING

代士晓 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影 / 代士晓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6.6

(小犀牛校园青春小说系列)

ISBN 7-5332-5163-6

I. 幻... II. 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0880 号

幻 影

代士晓 著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电 话: 0531-8209871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小犀牛校园青春小说系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210×155mm 32 开

印张: 7

印数: 1-15000

ISBN 7-5332-5163-6/I·1114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内容提要

NEIRONG TIYAO

八年级男生赖皮皮突然遭遇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

一觉醒来，他被大家当成了数学天才，抄满答案的作业本转眼之间一片空白，家里的小保姆英伦忽然踪影全无，一只来历不明的小白猫冲着他伤痛地哀叫，坠落楼下的女孩子落地后却变成了一只猫……这一切，令性格内向的皮皮手足无措、毛骨悚然。

最终，历尽千辛万苦，赖皮皮在一支魔笔的引导下查明了真相。

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变得勇敢起来，坚强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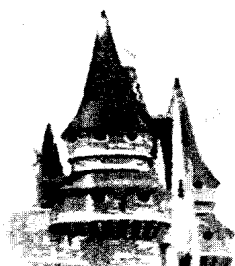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谁动了我的作业·····	1
第二章	第五大题第八小题·····	15
第三章	魔法网站·····	29
第四章	消失的答案·····	41
第五章	鹤灵山魅影·····	52
第六章	英伦不见了·····	68
第七章	来历不明的猫·····	84
第八章	奇怪的照片·····	93
第九章	墙洞里的秘密·····	99



第 十 章	假面酒吧·····	110
第 十一 章	魔笔惊现·····	119
第 十二 章	误入鹤灵山·····	129
第 十三 章	催催的遭遇·····	138
第 十四 章	小白猫之死·····	149
第 十五 章	灵异空间·····	161
第 十六 章	青春期幻想症·····	174
第 十七 章	展览馆奇遇·····	186
第 十八 章	罪恶的真相·····	201
尾 声	·····	215



第一章 谁动了我的作业

原本是打算要去电影院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海报上说,《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在蓝城一共上演十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是,想想那些躺在书包里等着他去完成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作业,八年级学生赖皮皮无精打采地背起沉重的书包,踩着沉重的步子往家中走去。

快到家的时候,皮皮看见小区的广场上一些孩子正在跟他们的爸爸在社区健身器那儿玩耍。孩子们有的追着爸爸笑闹,有的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撒娇,有的被爸爸小心地扶坐在木马上游戏……看着孩子们满面春风的样子,听着他们小鸟儿一样稚嫩的声音,皮皮的心里渐渐升起一股怅惘的情绪。

爸爸从他有记忆力的时候就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这么多年一直没回来过。

小时候,每当皮皮看见别的小伙伴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撒娇的时候,就哭喊着跟妈妈要爸爸。妈妈总是说爸爸在那边做生意,很





忙很忙，等他长大了就会回来的。

可是，现在皮皮已经长到十四岁了，爸爸却一直没有回来。他们父子俩就靠电话联系。

有一次，皮皮满腹心事地跟好朋友高尚谈起彼此的父亲。高尚却满不在乎地说，有没有父亲在身边其实并不重要，一个人的成长关键在于自己想走什么样的路，而不在于是否有父亲在身边陪伴。

见高尚这么说，皮皮也就不去多想了，因为高尚的父亲也一直在外地工作，几乎一年都不回家一趟。在这一点上，他们俩倒是惊人地相似。因此，在众多的同学中，皮皮最好的朋友就是高尚——那个一直留着短发的女孩子。

随着时间的消逝，皮皮慢慢长大了。爸爸仍然没有回家，但是电话却是每周必打的。多年来，他似乎也已经习惯了倾听爸爸的声音。至于爸爸是个什么样子，皮皮已经懒得去想了。

天色已近黄昏，皮皮看看西下的夕阳，猛地醒过神来：书包里的作业都堆成小山了，自己竟然被这些孩子勾起了伤心事，忘了回家做作业！皮皮眨巴一下眼睛，这才发现眼角居然渗出泪水来了。他赶紧举起袖子，在脸颊上飞快地擦了擦，匆匆奔回家去。

妈妈还没下班，只有小保姆英伦在厨房里忙活着。

“半小时英语！”

英伦听见门响，头也不抬地一边在水池子里洗带鱼，一边大



声叫道。

“你管得着吗？我就是不听！”

皮皮把书包一下扔到地板上，冲进厨房，抓起一只西红柿就往口里塞。

“脏！”

英伦一把夺过西红柿，从冰箱里拿出一包猕猴桃，硬塞进皮皮的手中。

“你妈交代了，今天必须吃这个！”

“凭什么呀？是我吃还是你或者我妈吃？”

皮皮气愤地瞪着英伦，大叫起来。

“甭跟我喊，没用。你妈说了，猕猴桃可以补充维生素铁锌钙碘磷硫叶酸氨基酸……”

英伦板起小脸，泼脏水一样哗啦哗啦说完就不再理会赖皮皮。她从水里捞起一条带鱼放在案板上，抡起菜刀，哐哐几下下去，那条带鱼就断为几截了。

一边的皮皮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愣愣地看着那条已经粉身碎骨的带鱼。他仿佛看见，那连着头的一小段还在动着，一双鼓出来的眼睛悲哀地望着他，两腮一动一动的，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

“你年纪不大，心可是够狠的啊！”

赖皮皮恐惧地看着英伦的背影，小声嘀咕道。

“不狠成吗？我对你不狠，你妈可就要对我狠了。我也是没办法。”





法。”英伦一边继续剁着带鱼，一边头也不回地说。

她挥动着手里的大菜刀，一下又一下，起劲地剁着。随着那哐、哐、哐、哐的响声，水里的带鱼很快就被碎尸万段，变成了案板上血肉模糊的一堆了。

皮皮知道英伦会错了他的意，也懒得再解释了，闷闷不乐地出了厨房。

他进了客厅，开了电视，找到少儿频道。电视上正放着他百看不厌的《哪吒传奇》。他歪倒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很快就将刚才的不愉快扔到了脑后。

石矶正在跟哪吒斗法术。她将一块紫色的石头种进了哪吒的胳膊里，企图借助哪吒的身体恢复生命，而哪吒还以为他已经把那个可恶的女妖消灭了呢。皮皮为哪吒捏着一把汗呢。

突然，叭的一声，电视被关上了。英伦怒气冲冲地站在他面前，双手沾满了猩红色的鲜血。

“听半个小时英语！”

英伦那不足一米五的小个头像打足了气的皮球，如果不是那两大脚在底下拽着，几乎要从地上拔地而起了。

“这是幼儿园小班孩子看的，小儿科！”

“不听不听就是不听！要听你去听！我就喜欢小儿科！”

皮皮也火了。望着英伦手上的鲜血，他差一点儿没呕吐出来。其实他一直都不太喜欢吃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英伦就是愿意给他做鱼吃，每次都做好多。皮皮吃不了，英伦就津津有味地把

那些剩下的全部吃掉。有一次皮皮发现英伦竟然连鱼刺、鱼骨都一起吃掉了。他很惊讶，而英伦却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她是在节约！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的闲事啊？我的父母没有给我这么好的条件！他们把我生在了那兔子不拉屎的穷山沟沟里，连学都上不起，还要我出来打工挣钱养活他们，要不我能到你们家当保姆？你以为我爱管你的闲事？我不管你妈要扣我工钱赶我走嘛……”

英伦说着说着，嘴巴一瘪就哭起来了。还拿沾满鱼血的手在脸上抹了又抹，于是她满脸就都是鲜血了，好像刚刚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暴力事件。

皮皮一见，恐怖地跳起身，从洗手间里拽了条毛巾扔给她。

“快擦擦啊，简直吓死人！”

“你听不听？不听我还抹！”

英伦对着镜子一瞧，乐了。一边冲着皮皮做鬼脸，一边叫道。

“听听听，我这就去听还不成吗？你这个样子不是存心让我做噩梦吗？小小年纪可真够恶的啊！”

皮皮赶紧退回自己的房间，将耳机塞进耳朵听起《新概念英语》来。

外面又传来英伦剁带鱼的声音。英伦显然更卖力了，哐哐哐，哐哐哐，刀剁在案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

好不容易坚持着听完了半个小时英语，英伦的带鱼也已经从平底锅里捞出来了。刚刚还血糊糊的那些带鱼转眼间盛在洁白的瓷





盘里，发出诱人的香味。

“快，趁热吃一些，然后弹一个小时钢琴！”英伦的命令简短而有力，就像她拿刀剁带鱼时一个样。

皮皮下意识地看看厨房里的案板，那些令人恶心的血迹已经被英伦收拾干净了。

“我妈拿什么收买了你，值得你这么为她卖命？她现在又不在家，你就不能通融一下，让我玩一会儿？”

皮皮看看英伦那张跟他一样稚气的小脸，嬉皮笑脸地企图蒙混过去。

英伦的小脸上布满庄严的表情。她抬头看了一眼客厅里墙上挂着的皮皮妈妈的照片。那个保养得很好的女人也正用严厉的目光盯着她，似乎在说：我不在家的時候，你要严格管教好皮皮！否则的话，我只有把你赶到大街上去流浪了。别以为我做不出来，哼！

英伦下意识地叹了口气，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不行！一个小时钢琴，一分钟都不能少！来，赶快吃鱼！”

“要吃你吃，我没胃口！”

皮皮一下子想起案板上那血肉模糊的一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一点儿就呕吐起来。

“不行就是不行！你妈说了，带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必须得吃！”

英伦说着走过来，拖起皮皮就往餐桌上摞。

皮皮像个木偶人一样，被还不如他高的英伦摞到椅子上，又

像个幼儿园的小不点儿一样被围上花里胡哨的大罩衣。英伦做完这些之后，也在旁边的椅子上坐定，伸出粗糙的小手开始为皮皮剔除鱼骨。

她小心翼翼地将剔好的鱼肉放在皮皮的碗里，耷拉着眼皮问：“盐味怎么样？要不要弄点海带丝下饭？香吗？”

皮皮呆坐在那里，愁眉苦脸地望着那堆剔除了骨头的带鱼，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

“我又不是没有手。已经说过多少次了，用不着你像个丫环一样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的，你怎么就是不听？”

“我有我的职责呀！如果你妈对我不满意，跟家政公司说了，我的饭碗就砸了。你知道我找这份工作有多难吗？连培训费带中介费，我花掉了从家里带出来的二百多块才弄成的呢。开始让我去伺候一个小老头，可那老头邪脾气太多了，晚上睡觉还要我讲故事才行。我连初中都没毕业，哪里会讲什么故事啊？干了没几天人家就嫌弃我嘴笨，把我辞退了。后来又让我去给一户人家带小孩，可那家的女主人太刁钻了，不是嫌我给孩子炖的鸡蛋老了，就是骂我尿布洗不干净，也是没干几天就完了。我像一条乞食的狗一样，这里干几天，那里干几天，后来就来到你家了。虽然你妈要求也很严厉，可跟那些主人比起来，已经算很好了。就是你老给我出难题，弄得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老怕再丢掉了这碗饭。”

说着话，一根鱼刺突然扎了英伦的手指，她禁不住叫了一声。

“我给你找创可贴。你别动啊！”





英伦的手指上冒出一滴殷红的血珠。皮皮赶忙跑去储藏室里翻出小药箱。

“这算什么呀？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

英伦说着把指头上的血往罩衣上一抹，含在嘴里咂了几下，笑着说。

皮皮皱起眉头，看看那一大碗剔除了骨头的鱼肉，再也没有食欲了。

一个小时的钢琴终于弹完了。

皮皮活动着有些酸疼的双手，站起身，伸个长长的懒腰，往厕所走去。

“喝奶时间到了。奶已经热好了，别磨蹭啊！”

英伦正趴在地板上满头大汗地擦着，见皮皮站起来，赶紧爬起身，从厨房里把温奶锅端出来。她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滚烫的锅沿上，于是一路吸着气奔进餐厅，将奶锅放在钢垫圈上才举起手指来看。

“烫疼了吧？这些事我自己会做的。我跟你一样大，你十四岁我也十四岁，怎么我的日子要全被你包下呢？真是的！”

皮皮一边嘟囔着，一边急急地奔向厕所。有了先前的经验，他知道英伦不会让他看那受伤的手指的，也懒得管了。

“没你的事。赶快把奶喝了，不然凉了还得再热。”

英伦说着就又趴到地板上，仔细地清理着并不脏的大理石地

面。

皮皮痛快地放完水，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在镜子里照了照自己。他发现那两只眼睛周围黑了一圈。不用说，是因为昨天的作业太多，熬夜熬的。可是，想想接下来的项目就应该是做那些该死的作业了，他的心情忧郁得几乎可以拧出水来。

进入中学以来，基本上天天如此雷打不动，他都觉得大脑厌倦得起茧子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爸爸虽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呆在国外，可那遥控器却牢牢地掌握在他手中。每个礼拜他都有好几个电话打回来，询问他的学习问题。妈妈在医院工作，有时候需要三班倒，于是就在他身边安插下英伦这么个小侦探，几乎不让皮皮有一刻的清闲。

“奶凉了，赶快喝掉！都快九点了，你的作业还没做呢！”

英伦那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皮皮拴好裤带，不情愿地从厕所里走出来，端起杯子里的奶，像喝中药一样皱着眉闭着眼，一口一口地喝着。

“你就开开恩，给我放点糖吧。难喝着哪。”

“那可不行，你妈说了，糖不能吃多了，否则对身体健康不利！”

“可是人的身体也需要一定的糖分嘛。”皮皮试图争辩，苦着脸叫道。

“那得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你妈早就告诉我了。”

英伦得意地仰起那与身体极不相称的大脑袋，冲着皮皮笑了。





“你想增加身体里的糖分？成。喝完奶再吃一只胡萝卜！我已经煮好了，在冰箱里搁着呢。”

“饶了我吧。我不想增加什么糖分了，我要做作业了。那么一大堆作业，又得熬半宿才成呢。”

皮皮说完，赶紧仰起脖子把奶喝光，然后飞快地逃进了书房。

作业太多了，就像偷粮食吃的小鸟儿，这只飞走了，那只又来了。

皮皮好不容易把相对简单些的语文和物理题做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看看横在桌子上的化学和数学练习卷，他觉得脑袋都大了：还有满满两大张卷子没有做，而那些练习题一道比一道难，好像故意跟他作对似的。

皮皮揉揉发胀的太阳穴，又埋头冥思苦想起来。他一边回忆着书上的定理、公式，一边极力打起精神，一道一道地挨着验算。他知道，要是有一道题目算错了，明天课堂上就会被老师当成靶子痛打。他可不想被老师当成教育同学的榜样，背上个“笨蛋”的绰号被大家讥笑！

皮皮的数学老师王修德也算是很有“创新”精神的人了。新学年一开始，他就创立了“笨蛋接力赛”：先在班里选拔出一名笨蛋同学，等下一堂课的时候，谁回答问题失败，或者作业没做完什么的，就把那笨蛋接力棒传给谁，依此类推。于是他们班每天都会产生出一枚笨蛋，弄得大家人人自危，生怕一不小心那笨蛋直奔自

己而来。所幸到目前为止，皮皮还没有成为老师嘴里的笨蛋，这也是他为什么克制着自己没有去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原因所在。

皮皮咬着笔杆出神地想着这个问题，蓦然间发现自己已经走神了，便赶忙敲敲脑袋，回到眼前的练习题上。可是这些题目也太难了，好像不让他成为笨蛋就誓不罢休似的。他觉得那些数字都在试卷上跳起舞来了。手中的笔越来越沉，像他一样苦着脸皱着眉，似乎在说：算了吧，笨蛋就笨蛋呗。我都累得不行了，你也让我休息一会儿呀！还有那些被他揉皱了的作业纸，似乎也在跟他抗议着说：别写了别写了，再写就要让我们得消化不良症了。你非得把我们的肚子胀破才算完吗？

唉！

皮皮沉重地叹了口气，眼皮不由自主打起架来。

闹钟毫不留情地走到了十一点一刻。皮皮坚持着把化学作业做完，也顾不得对还是错就连忙翻开数学课本。可是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何况妈妈十二点钟就会下班，要是她发现儿子还没有做完作业，又得数落他不用功了。

想到妈妈的唠叨，皮皮就觉得脊背发麻，牙齿打颤。如果他们这个家族的历史能从上古时代就算起的话，妈妈的唠叨可能就会上下五千年纵横驰骋排山倒海般向他奔涌而来了。好在他们家的历史也只有百把十年，不过这也够折磨皮皮耳朵的了。

想到这些，皮皮下意识地摸了摸那厚厚的耳垂。妈妈曾经在

